



早春之寒 / 颜浩 著

责任编辑：向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5 by Hao Ya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年5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18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202593641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2025936411

国际标准图书号码 ISBN-13: 978-1-68372-727-9

作者简介



颜浩，男，1965年10月生人。中国国籍，北京居民，旅居法国。心理师，易经学者，诗人和作家。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任新疆军区某部参谋；转业后曾从事金融、高校共青团和学生管理、IT企业管理等工作；2004年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执业技能鉴定，2007年创办西山心理工作室、易明心理网，独立执业至今。

公众号 www-ymx1-net。

目录

【第一部】摇船郎 001

- 1、奔丧 003
- 2、出殡 012
- 3、性情中人 020
- 4、断七 032

【第二部】诗殇 043

- 1、归来 045
- 2、青涩年华 051
- 3、人民 058
- 4、黄河恋 064
- 5、青城山 070
- 6、诗殇 081
- 7、疼痛极限 094

【第三部】叮叮叮，哔啦啦 105

- 1、局外人 107
- 2、初醉 117

3、华悦案	127
4、城里人	138
5、南国	148
6、新生活	155
7、亢龙有悔	162
8、归零	173
 【第四部】喧哗	 185

1、挂钩	187
2、隐情	198
3、破案	207
4、虐恋	219
5、欢爱	225
6、儿子	232
7、休闲	242
8、交易	252
9、勾绞煞	262
10、囚徒	273
11、边缘人	282
12、出走	292

 【尾声】不死鸟	 307
--------------------------	---------



摇船郎

新春赶早出门的人
才知道黎明的寒冷
迷途的燕子归巢
还要飞越多少个黄昏

——题记

1 奔喪

月台上的雨就好像天幕没兜住泻了一地，一踏出车厢门黄深就不能后悔。这一段月台没有防雨顶棚。人们奔忙着，路灯光穿过雨水的缝隙和人们的匆忙的脚缝碎落在地上。延伸的月台上每隔几米便是一株香樟树，树叶亮晶晶的，树下有躲雨的行李和发愁的人。

黄深提着手提箱跑到地下道口身上已经湿透。于是不慌不忙找了一块儿稍微干净的地面放下手提箱，整理一下被人群挤乱的军容，深深地呼吸夜晚清凉潮湿的空气。旅途污浊不堪的车厢快把他憋死了。父亲在检票口外伸长了脖子用近视眼在人群中艰难地搜索着他。发现了父亲，黄深心口一热，一边挥手，一边提着手提箱径直挤过去。

“外面有车，把你直送河庄去守灵。明天我们都会过去的。”他们并肩向外走去，父亲打着伞。黄深明白，是62岁的未来岳父大行了。接到未婚妻小燕的电报“父病危速归”他就担心见不上最后一面。果然。车是从官塘乡政府借的。父亲是刚被提拔的乡财政所副所长。

车在乡村公路上颠簸着。昏黄的石子路在车灯的照耀下扭动变化着向前延伸，如同一条巨大的蠕虫没头没尾。远方有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灯光，让黄深觉得这次回乡前景叵测。小燕来信多次谈到她父亲的病，抽了一辈子的烟终于有了结果，所以强烈要求黄深戒烟。黄深和他的同事们卷鞋鞠躬抽，那味道比内地的烟味道冲太多。虽然他一直盼着回家乡能和小燕团聚，但还是有点舍不得放下他手头的工作，他是技术局破译密码的年轻高手，正好碰到一个技术难题即将被解开，不得不暂且放手。

车在河庄乡中心十字路口小广场旁边停了下来，已是子夜。雨早停了，黄深的军衣也快干了。“你自己去吧，他们今晚不睡。”父亲说。又叮嘱，“听

早春②寒

从他家的安排，不要失礼。”黄深独自提着箱子走在静静的东街。远远一幢楼亮着灯。有老女人低低地哭且歌，声音在凉凉的夜里慢慢地飞。听嗓音是小燕的外婆。

外婆年轻的时候凭着她的金嗓子在旧上海曾创造过无限风光。她唱乡村民谣、街头俚曲、昆剧社戏，她父亲拉二胡伴奏，父女俩游走于清末民初的洋场租界好几年。歌声打动了一位苏州钱桥镇绸缎商人钱富仁，将她娶回家作妾。她在临河的阁楼上推窗放歌，没少挨过打，但痴心不改。过往的摇船郎听到歌声，有的把船泊在桥堍头，听够了再走。

十里的河湾七里的乡，
十七的儿郎摇船忙。
一支橹啊两支桨，
搅碎了太阳搅月亮……

黄深未来的岳父宋伯平少年时代就是摇船郎，为了生计，也为了抗日，奔走在江南水乡。20世纪癸未年他17岁加入江抗做地下交通员。

向南拐入菜场旁边的小弄堂，宋家宅院瓦房便出现在面前。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扑了过来，亲热地嗅个不停，是大黑。黄深从小怕狗，顿时有些紧张慌乱，连忙央求大黑“好了好了”，一边尽力用手提箱将狗隔开，一边稳定了情绪上前几步去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正是小燕。彼此一怔。小燕先回过神来，转身喊道：“妈，快哭，阿深回来了。”里间走出岳母，眼睛肿得像核桃。原本急忙要上来接黄深手中的手提箱，听了小燕提醒急忙又跪倒在稻草垫子上呼天抢地哭起来。嗓子早就沙哑了。黄深正对面灵堂的正中八仙桌上摇曳着两朵硕大的烛光，烛光之间骨灰盒上是岳父的半身像，有节制地微笑着，但眼神却满是沧桑而略带威严。骨灰盒上也镶有岳父的照片。半身像前两侧的很粗的蜡烛已经烧剩一半。黄深眼睛潮湿起来，放下手提箱，心里变得凝重。他摘下军帽鞠躬默哀。小燕把军帽接了过去说“快磕头”，他想起电影中的镜头来，便试着跪下去，膝盖接近铺垫时，忽然觉得铺垫上躺着一个婴儿，一阵犹豫。“还愣什么？”小燕催促道。

婴儿消失了，黄深认认真真地磕了三个头。抬眼看着小燕，想知道是否还要继续。岳母哭声停了，急忙过来扶起。草垫子上另一个女人是三嫂，也站了起来。里屋也有人哭，是大嫂和大燕。

“回来就好，阿深。”岳母面露喜悦，“快吃点饭吧”。忽然她的眼泪又扑簌簌地掉了下来。黄深的眼睛再次潮湿了：“伯母，我回来晚了。没赶上见一面。”小燕抱住黄深呜呜地哭，三嫂说先让阿深安顿下来。小燕领着黄深将行李提到楼上她的闺房中，她让黄深随后几天里睡她的床，自己陪母亲睡。黄深将湿衣服换下，换上干净的军服，去掉领花和中尉衔肩章当便服穿。然后小燕陪他去看了外婆。下楼回到灵堂，岳母带黄深向里屋走去，与其他守灵亲友见面。听楼上外婆在哀哀地哭：

我的好女婿呀老好个人，
我日思夜想来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觉着天皇老子弗公平，
为啥让白发人来送黑发人！

几个妇女在里屋忙碌着。两个坐着抽烟的男人站起来同黄深握手，他们是小燕的异母兄大哥国富和同母兄三哥国康。国康甩一支万宝路给黄深，猝不及防没有接住，掉到地上捡起来。相互点着了。烟占了嘴，无话可说。黄深转向几位妇女，都轻声打了招呼。问大燕：“姐夫呢？”“明早跟二哥二嫂一起来，今晚他还要值夜班。”姐夫建民是一位警官，跟黄深比较谈得来。大燕在县剧团工作，长得很美。小燕在官塘中学教英语。这对姐妹花远近闻名。

国富和国康陪着黄深在八仙桌上落座，小燕也从楼下上来坐到了黄深的旁边。大嫂给大家上菜。岳母手中拿了一把凿子从楼梯间出来，背有点佝偻了，看上去老了10岁。大燕和三嫂没有胃口不想吃，都到灵堂去坐稻草铺垫。大嫂从岳母手中接过凿子去凿一坛老酒的泥封，大哥国富便去帮妻子。国康嚷嚷道，“喝点啤酒算了，不用那么麻烦”。小燕对黄深说，“喝什么酒别喝了”。岳母数落着三哥，继续端上几个菜来。说“那坛酒是老宋特地为黄深回家探亲备下的，亲手封的黄泥”。黄深听了眼泪便止不住，想起去年夏天岳父一边咳嗽

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一边打扇子一边同他下象棋的情景来，那是岳父难得放松的时刻，平常总是绷着脸少言寡语。

大哥抱着酒坛子过来给众人筛酒。岳母坐在了黄深的侧面给他夹菜，刚说“阿深你喝酒”便又背过脸去拭泪。国康便问黄深“坐三天两夜的火车累不累”，又甩过一支万宝路来，便开始打呵欠，说他这两天也刚从山西运了几车皮煤回来，坐火车真要身体好。他这些年给当地的乡镇企业供应煤炭，发了财。他本是极能熬夜的，但今夜是守灵，颇为枯燥。国富也有点累了，他是个强壮的生产队长，下午才从河对岸的村子里赶来。这几天天天往父亲家中跑，凡事操心，心中悲痛。这条大汉也比黄深记忆中要瘦一圈。

众人胡乱吃了一点，就陆续去灵堂稻草铺上默默坐守天亮。小燕挨着他。后半夜他在瞌睡中惊醒的时候，小燕靠在他身上打盹。众人都在，唯独三哥国康不见了踪影。楼上的外婆仍然在哭，声音轻柔，含糊不清。

啊，好人啊，我的好女婿，
你在的日子人人夸我好福气。
想当初千挑万拣我看不中你，
摇船郎上无瓦来下没地……

黄深向后挪靠在墙上，将头靠在墙上。目光便瞥见了墙角天花板相接处的燕窝，问小燕：“燕子回来了没有？”小燕说：“按理该回来了。可还没有。外婆说过，燕子晚归大难不死。这个燕窝年代很久了。”黄深将小燕轻轻放平在双腿上，闻着她头发散发出的香气，内心颇觉安慰，也打了个盹儿。朦胧中听到有公鸡的鸣叫，窗棂已见紫气，天渐渐亮起。小镇中心的自由市场传来早市的喧闹。楼上外婆的哭声变得细若游丝，断断续续，难以分辨。稻草垫上岳母以手支头坐在那里打盹。大燕和三嫂相互搂着在说悄悄话。小燕换转身把头埋在黄深怀里。大嫂去自由市场采办所需物资了。大哥提了一张长凳子，带上门，坐到门外巷子口一边抽烟，一边跟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大黑蹲在他身边。夜里下过雨的地面仍然潮湿，乡下人把土路的泥泞带到了小镇的石子儿路上，难免会弄脏城里来的客人的皮鞋。三哥因此开他公司的尼桑小货车去汽车站接二哥

二嫂和建民。

门“吱呀”一声开了，早晨的光立刻从门缝中挤了进来。大嫂和另一名帮佣的妇女各挎着一个大背篮进门来，篮里面有大包的佐料和猪腿等项，沉重极了。门外的寒气跟着涌入。又有两个汉子担着两箩筐办酒席用的物事跟着进里屋，里屋原已准备了许多。岳母醒了，过来吩咐了几句。这一天是开丧日，上午是追悼会，中午出殡，下午举办宴会，傍晚扫墓。大嫂和那位帮佣的妇女到里面去做早饭了。不一会儿三哥带着在县城工作的二哥，二嫂，姐夫一起来了，于是灵堂响起了一片的哭声，悲歌唱起，悠长而绵远。黄深感觉到在一个遥远，极其遥远的地方，有人频频回顾，那必定是岳父枯瘦而凄惶的身影。岳母唱道：

我的好好人呐，
子子孙孙齐了，
你却不来点了，
撇下我们走了。

新到的家人们都磕了头，大哥和黄深依次同二哥、姐夫握了手。姐夫建民轻拍了一下黄深的肩膀，他今天穿了便衣。二哥家的小男孩儿兵兵，大姐家的女孩儿艳艳，马上就同三哥家的伟伟跑到一起，相互追逐起来。二哥同建民便去扶岳母。二嫂喝住兵兵。大哥家两个上学的孩子和岳父的干儿子小四也随即进门来了。小四是农村孩子，十六七岁，小学辍学后一直在学木匠。他父亲送他来，并带来一大袋豆芽，这是岳母事先吩咐好的。三嫂从里屋捧出三套丧服。大哥和三哥都已经换了丧服，像是古代人穿着白袍，但令大哥行走越发的笨拙了。小四子也进屋去换装了。岳母看着黄深有些踌躇。小燕忽然就蹦了起来查看了一下三嫂手中剩下的丧服，向里屋大叫道：“阿弟快把阿深的一套也拿出来！”她等不及就自己冲进了里屋。岳母显得有点尴尬，对黄深说：“阿深，小燕坚持要给你准备一套，就做下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冲出的小燕打断了她，“妈你多说些什么？”将孝服往黄深怀中一塞：“穿上！”黄深愣愣地站在那里，心中怦怦跳着，众人都停下来注意他。站在他身边的姐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很熟练地将一只手伸进白袍，又整了整袍襟，让大

早春②寒

燕给他扣上腋下的扣子，扎上白腰带狠劲一勒。小燕瞪了黄深一眼，自进里屋换衣服去了。待黄深慢吞吞包裹上白袍，建民上前帮他整理了一下，递过一支烟来，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又说灵堂的对联谁写的，字写得实在不错。大家都穿戴整齐了，一个个都成了古人的模样。岳母与几个儿女的肩上多披一块麻布，各位嫂嫂和两个女婿则没有。众人右臂上都有一个黑袖套。孩子们带上黑袖套扎上白腰带后，神气活现地跑进跑出。又有帮忙的邻居早早来了，岳母分派任务。众道士、军乐队也都到齐，道袍与制服底下，都是久经风霜的农夫。大家一起草草地吃了早饭，吊客便陆续上门吊唁来了。

众白袍都坐在了稻草垫子上。每来一位吊客，胖老道长朗声唱名，女人们便放声大哭一次。后来人多了便不间断地哭。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们都被哭声惊吓到，便也哭了。黄深有点担心小燕的腰能不能挺住。小燕坐不动了，便趴在姐姐的怀里哭。看着黄深苦闷的样子，建民轻轻说“入乡随俗吧”。男人中只有大哥的粗嗓门在哭，二哥、三哥只是落泪并不出声。只是后来才逐渐加入，却已经没有泪水了。小四看上去很害羞，坐在黄深的旁边埋头掐草垫子上的稻草。在震天的哭声中，黄深还能够辨别出楼上外婆失去爱婿的沉痛歌声：

我的个儿呀，老骨头不曾收拾，
反倒先捧你的骨灰盒。
天上有啥工作？你总是积极来去，
为啥不顾顾家里？一家老小哭哭啼啼…

黄深因穿白袍而生的烦恼消散了，默默地沉浸到悲伤之中，跟着流泪。岳母的哭声诉说着内疚和自责：

啊，我的好好人呐，
我知道你出了远门。
我知道你又是出差，
你常常出去学习，
半个月也不回来。